

TIEXUE HANJIANG

KANGRI YINGXIONG

CHEN ANBAO

铁血悍将

——抗日英雄陈安宝

彭武胜 著



 浙江教育出版社

TIEXUE HANJIANG
KANGRI YINGXIONG
CHEN ANBAO

铁血悍将

——抗日英雄陈安宝

彭武胜 著



 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血悍将：抗日英雄陈安宝 / 彭武胜著. — 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5.8
ISBN 978-7-5536-2731-1

I. ①铁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陈安宝(1891~1939)
— 传记—青少年读物 IV. ①K825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5761号

责任编辑 王 强
封面设计 林智广告

责任校对 戴正泉
责任印务 陈 沁

铁血悍将——抗日英雄陈安宝

彭武胜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：310013)
图文制作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6.75
插 页 1
字 数 140000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36-2731-1
定 价 20.00元
联系电话：0571-85170300-80928
e-mail: zjjy@zjcb.com 网址: www.zjeph.com

目 录

- 第一章 陈安宝出世 / 1
- 第二章 读书让他明白了事理 / 11
- 第三章 好男儿当兵去 / 23
- 第四章 保定军校不欢迎的人 / 35
- 第五章 重回保定军校 / 45
- 第六章 陈安宝学成归故里 / 57
- 第七章 打了败仗还是英雄 / 67
- 第八章 血战固镇显英豪 / 77
- 第九章 找准时机参加了北伐军 / 87
- 第十章 二次北伐亲历“五三惨案” / 97
- 第十一章 在乱世中沉浮 / 108
-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功臣 / 118

第十三章 金山阻击战 / 130

第十四章 游击江南，将抗战进行到底 / 141

第十五章 血战庐山立新功 / 149

第十六章 反攻南昌主力军 / 161

第十七章 虎将督战 / 178

第十八章 英雄殉国，魂归故里 / 190

附 录 陈安宝将军年表 / 204

后 记 / 208

第一章

陈安宝出世

1891年1月29日，浙江省黄岩县马院村一个农户家里，一阵洪亮的婴儿哭声突然迸发出来，像一声嘹亮的冲锋号刺破了苍穹。孩子用自己响亮的啼哭声，向这个苦难的世界大声宣告——我来了！

这个孩子就是陈安宝。

陈安宝的父亲叫陈友廷，是一个贫苦的农民。他粗壮、结实，因为终年外出劳作，全身被晒得乌黑油亮，极像池塘中的鱼霸王——黑鱼。浙江黄岩这个地方，人们把黑鱼叫作“乌皮鲤”，也叫“乌皮”。大家就亲切地把陈友廷喊作“大乌皮”。大乌皮有的是力气，又舍得出力干活，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，就连全家赖以安身的两间破败的老屋，也是马院村的同宗族亲陈错看他们可怜，送给他们住的。

那两间老屋坐落在陈家祠堂边上。族里人有时候会在祠堂

里祭祖，有时也借用祠堂办婚礼、丧礼，这就需要生火做饭、做菜。但祠堂可是庄重的地方，不可以在里面杀鸡宰鸭的，所以只好在祠堂旁边另造一附房，用来做厨房，平时也用来存放族里公用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房子怎么可能建得很好呢？这房子早倒了，看过照片的人说，这两间房子外形像数字7，一间横着，一间竖着，互相支撑着才不至于早早倒下。外墙由几根木头支着，木头之间用竹片织成墙面，然后在竹片上糊上一层黄泥。这样的房子夏天热得像蒸笼；冬天则四处漏风，人好像住在大风洞里。

说起来，陈安宝家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曾祖父名叫陈守义，曾经做过南官古驿站的站长。驿站就像现在的汽车站，不过古代没有汽车，出门是骑马的。皇帝有命令要送到地

◎陈家老屋



方上去，就派一个传令兵骑上一匹快马去送。马会累，人会乏，但是皇帝的命令是不能不送的，所以在送信的路上，每隔一段路就设一个驿站，传命令的人和马累了，到驿站另外换一个人、一匹马继续送信。陈守义就是一个驿站的站长，专门负责迎送皇帝和大官们派来的使者。

据说，有一次陈守义接待了一个京城来的大差人。大差人酒后吹起牛来，说皇帝派他来传圣旨，是要去杀人的。陈守义是一个大好人，他可不喜欢有老百姓被杀，于是想方设法弄到圣旨。原来皇帝怀疑温州有姓魏、姓程的两姓人密谋造反，命令温州府的官员对他们进行镇压。两姓人一共一百五十八个啊，全杀掉，里面还包括乐清县县令钱之涛。钱之涛前一阵子还在这驿站歇过脚，那可是个好人，有学问，从西洋留学回来，懂的东西可多了，待人也和气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？

陈守义下定决心要救这一百多人的命。于是他一边派人去乐清送信，告诉他们快逃；一边趁着半夜时分，假装失手，打翻了油灯，把驿站烧了个精光，当然，那份圣旨也被烧掉了。等到差人再从京城讨来命令，那一百多人早逃得没影了。

因为是“意外”，陈守义被判了三年刑期，不过，重修驿站的钱全部由陈守义一人承担。陈守义卖田卖地卖家产，把一切都卖个精光，又东家借西家凑，总算交上了罚款。这南官驿站站长自然是做不成了，他身无分文回到了老家。大家都笑话他不走运，只有陈守义自己知道，用自己的家产换了一百多人的命，值得！

火烧三代穷。意思是说，一个家如果遭过一场火灾，它所造成的损失，三代人也难以弥补。陈家到了安宝父亲这一代，仍旧穷。好在安宝父亲陈友廷喜欢舞枪弄棍，武艺高强，为人又豪爽，肯帮忙，结交了很多朋友，朋友里面也有财主。当陈友廷家里生活难以维持时，只要他肯开口，从朋友那里借点钱还是不成问题的。陈友廷向人借钱非常讲信用，总是打借条给人家，说好什么时候还，到了规定的时间，他一定想方设法把钱还上。如果家里一时没钱，他就再向另外的人借钱还债。

有一次，陈友廷向一个朋友借钱还债。朋友说：“大乌皮啊，我有个办法让你发一笔财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做。”陈友廷说：“好啊。我都快被钱逼疯了。只要有方法，就是搏命，我也要去试一试的。”朋友让他把耳朵凑过来，然后轻轻地告诉了他一个办法。谁知道，陈友廷一听，声音立刻高了起来：“向你借几个钱，你倒还教我去做缺德事。我也不向你借钱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。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”说完，把门一甩，只听到“咣当”一声，陈友廷就走了出去。那个朋友站在原地，脸红一阵、白一阵，真后悔自己刚才讲了那一番话。原来，他看陈友廷老是靠借钱过日子，就说，反正你朋友多，路子广，干脆找个财主借上一大笔，借条就用乌贼汁写，这乌贼汁刚写的时候跟墨汁一样，乌黑发亮，但等上一个月，字迹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，到时，再跟借钱人来个死不认账，借款就一笔勾销了。你武艺高强，对方手头又没有借条作凭证，你怕他什么？这个朋友啊，真是不了解陈友廷，他没田、没屋、没钱，但是他讲仁义，有骨气！

陈安宝是陈友廷的头生子。他的到来，让这个贫困的家庭添了几分喜气，也多了许多欢笑声。陈安宝跟他父亲陈友廷长得十分相像，两个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人们形容婴儿总是说白白胖胖，但陈安宝却与普通孩子不一样，他没晒过太阳，却跟他父亲一样，乌黑精壮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。他很少哭闹，吃饱了奶，就安安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，或者呼呼睡去。如果哭起来了，那一定是饿的。他食量很大，母亲的奶总是不够吃。后来，陈氏家族里有个好心的年轻妈妈看他实在可怜，就常常把他抱来吃自己的奶。陈安宝在众乡亲的关照下，慢慢长大了。

长大后的安宝，虎头虎脑，身强力壮，是公认的“孩子王”。他早上从家里出门，可以疯到天黑透了才回家。中午常不回家吃饭，有时，陈友廷看他太淘气了，生了气，罚他晚上也不准吃饭，但好像也没听他喊过饿。陈安宝从小就显露出罕见的野外生存能力。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土里钻的，好像没有哪样没被他弄来吃过。

陈安宝有一把大弹弓，弹弓身是从无数棵桃树上千挑万选才找来的。别人的弹弓都像个“V”字，他的弹弓却像个“U”字，弓身张口大，瞄准起来，视野更开阔。最妙不可言的是那个“U”字底部还有一个小突起，就像步枪上瞄准用的准星，以它作参照物，击打目标就准得多。他常和别人比赛打鸟，见什么鸟就打什么鸟，当然打到最多的是麻雀。

有时，陈安宝也和小伙伴去捉鱼。安宝的家乡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横街镇是有名的鱼米之乡。西面是雁荡山、括苍山、

大雷山等大山，东面不到十公里就是大海，陈安宝老家就坐落在温黄平原上。这里河汉纵横，水产非常丰富，因此，无论什么季节，陈安宝总有办法捉到鱼。

春季涨水了，小河道里的水会涨到新翻的田里，小河里的鱼也会随着水跑到田里来。等水退下去了，鱼就留在了田里。陈安宝知道，这时，只要到犁沟中的深水处，往下一摸就能摸到肥大的鲫鱼。夏天，水不涨上来，也没关系。找一段水流不急的小沟，在两头用烂泥筑个小坝一堵，用个破木盆往坝外舀水，用不了多久，水舀干了就能逮鱼了。没见到鱼也不要紧，用双手当锹，把烂泥一块块翻过来，就能抓到藏在烂泥里的泥鳅、黄鳝了。就算到了冬天，田里、沟里的水都干了，鱼不见了踪影，连泥鳅也钻进土里冬眠了，陈安宝还是有办法。他会看泥鳅洞，泥鳅虽然钻进了泥中藏了起来，但它还要呼吸，所以它们会在泥地上留下一个圆圆的小洞。陈安宝能认出哪个是蛇洞，哪个是青蛙洞，哪个是泥鳅洞，用食指往泥鳅洞里使劲一抠，一条肥肥的泥鳅就到手了。外行人可能会挖到冬眠的癞蛤蟆或是冬眠的蛇。虽然这个时候，它们都没有攻击力了，但吓一大跳，又白费了半天力气是肯定的。

陈安宝会把抓到的鱼拿到街上去卖，换了钱来，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。

吃饱了，陈安宝和他的小伙伴们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。他们一起斗蟋蟀。弄个破瓦罐，双方把要斗的蟋蟀都放进去。一开始，两只蟋蟀你躲着我，我躲着你，怎么也不肯斗。陈安宝有办法，弄根猪鬃，在其中一只蟋蟀的头上戳一下，这只被戳

了一下的蟋蟀以为对方攻击自己呢，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咬另一只蟋蟀，于是两只蟋蟀就斗了起来，斗的时候还会叫，听起来好像在挑战，又好像在叫骂。用不了多久，其中一只就会败下阵来，胜的那只振翅长鸣。孩子们让一只只蟋蟀“单挑”过去，赢得最后胜利的蟋蟀被孩子们叫作“大将军”，其他手下败将都被它“收编”了，成了它的“小兵”。

有时候抓不到蟋蟀，还可以斗草。草还可以斗？对，草也是可以斗的。大家见过狗尾巴草吧？一根细细的茎，朝着天上长，“头”顶着一条毛茸茸的穗，穗重茎轻，所以穗子总是向下垂着，极像狗尾巴。狗尾巴草是斗草的好材料，两个小朋友各挑好一根坚韧的狗尾巴草，面对面站好，各自手执草柄，把尾巴这头指向对方，将两根草并在一起，将自己这根草的尾巴挽成一个活扣，套在对方的草柄上，然后喊着一、二、三，一起向自己身边猛地用力一拉，两条挽成活扣的尾巴碰到一起，就必有一根草的尾巴被拉断，失了尾巴的这一方就输了。

如果小伙伴们一起帮家里割油草的话，还可以打割草刀。大家站成一排，各自用力向后仰着身子，一只手高高地举着割草刀，口中喊“一、二、三”，同时使劲将手中的割草刀向远处扔出去。谁的割草刀扔得远，并且牢牢地插在了泥地里，谁就获得了胜利。打割草刀不能常玩，如果大人知道，是要骂的，因为割草刀在泥地里插来插去，钝得快。当割草刀割不动草时，大人就会骂：“这个野崽，一定又打割草刀了，看我回去不扒了你的皮。”

家长说是这样说，也没见真剥过哪个的皮，不过，小伙

伴们是亲眼见过陈安宝被他父亲教训的。那一次陈安宝玩好后，回家吃晚饭，端起碗，不由得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就是这一声，引起了他父亲陈友廷的注意。他捉过陈安宝的手一看，一只乌黑的小手，五个指肚全都发白，像用烧红的铁烙过毛的猪皮，还散发出隐隐的熟肉味道。

“怎么烙到的？”陈友廷急切地问。

陈安宝一声不吭。他向来都是这样，无论出了什么事，大人们打他、骂他、咒他、拧他，他只是两眼看着你，不叫也不哭，也不求情。这次也是这样。陈友廷知道问不出什么，也舍不得再打了，只得进了里屋，弄了点洋油给安宝涂了一下（老一辈人治烫伤，都是随便找点油性的东西涂一涂就了事），然后出门找陈安宝的小伙伴讨问真相去了。

原来，这群赖小子，今天闲得无聊，就去马院村的铁匠铺看打铁。这打铁的人无论春夏秋冬，都光着膀子，只在胸前挂着一袭皮围裙。师傅一手拿着铁钳，一手拿着一把小锤；徒弟呢，两手握着一柄十二磅的大锤，师傅的小锤打在哪里，徒弟的大锤也就跟到哪里。只见一块烧红的铁，在大锤的敲打下变形，大锤落处，溅起一大片铁花；小锤落时，击起一小片铁花，最后，铁件就在小锤的敲打下慢慢成形。大锤似乎打着更累，总是先停下。然后只听见师傅挥着小锤，叮叮当当做最后的加工。末了，用铁钳夹着已经变成暗红色的铁件，往水桶里一插，就听得“啞”的一声，那是在淬火。

陈安宝看打铁看得出神。他很想要把属于自己的砍刀，再到凤凰山里去玩时，别在腰间，就能逢山开路，遇狼杀狼了。

“帮我打把砍刀吧。”那天，打铁的师傅正好不在，那两个小徒弟自己在打点小玩意儿，陈安宝就大着胆子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“我有铁。”说完，他摸出了一把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坏锄头。

“你有钱吗？”那个有点痞气的徒弟问他。

“没有。你先帮我打，我下次捉了鱼，卖了，就给你工钱。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，没钱，你在这里瞎说什么。滚一边去。”

陈安宝没有走，仍站在他面前，双眼睁得圆圆的，直直地看着他。

那个有点痞气的徒弟见他不走，在跟前碍手碍脚，就想推他。陈安宝摆出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，那痞里痞气的徒弟就不推他了，他眼珠子一转，举着自己刚刚淬过火的铁件说：“你如果能拿着这铁器五分钟，我就免费给你打！”

这小子，心眼真是坏透了。别看铁器见了水，淬了火，其实还没有完全冷透，内里温度还是很高的。“说话算数。”陈安宝怕他反悔一般，话一说完，就赤手拿过了那件铁器。刚开始还好，慢慢地就看到一阵白烟冒出，一股焦肉的臭味弥漫在打铁铺里。陈安宝的牙根咬得越来越紧，发出咯咯的响声。

“快放手，小乌皮。”那个老实点的徒弟慌忙喊道。

陈安宝还是紧紧地握着那铁件，大颗大颗的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，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“快放手！小乌皮，我帮你打！”那个痞里痞气的徒弟也急得喊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？”陈安宝仍握着铁件问他。

“真的。”听到小铁匠这一声应承，陈安宝才把手中的铁件扔回了水里。他朝手掌吹了吹气，说：“现在就给我打，不准反悔！”

陈友廷看着安宝烫伤的小黑手，心中升起了一阵忧郁，一件件事情在他脑海中放电影一样掠过：前天，打了陈家的四少爷；上个礼拜，天黑了还没见他到家，等找了几个兄弟一直寻到横街山脚下，才发现这小子呼呼睡得很香，身边蹲着几头狼，幸好没伤着他……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，难道将来要做个“江洋大盗”？

记得陈安宝周岁时，家里给他安排过一次抓周。所谓抓周，是台州府的一种风俗，就是小孩子周岁那天，在他面前摆上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笔、墨、纸、砚、刀、吃食等，通过小孩子抓取的第一样东西来判断这小孩子将来的前途。你猜陈安宝抓了什么？一把刀！这个孩子，野性十足，不加以管教，不想办法把他引上正道，那什么样的坏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。真到了那时，那可就辱没家门了！

哎！这可怎么办？

第二章

读书让他明白了事理

陈安宝这年八岁了。八岁的陈安宝像匹没戴上笼头的小马，满世界撒野，让他父亲陈友廷操碎了心。

这一天，百步沙的财主陈仲明有事找陈友廷，想请陈友廷帮他做两天粗工。也许是有缘，那天，陈安宝正好在家，陈仲明一看到陈安宝，就觉得对这个小孩子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，于是忍不住想要和他说几句话。

他蹲下身子，捏着陈安宝的小脸蛋问：“孩子，几岁了？”

陈安宝呢，看着这个财主，见他面色和善，脸带笑容，也就乖乖地告诉了他：“八岁！”

陈安宝没有一般小孩子的扭捏，说起话来干脆利索，陈财主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，就又问道：“那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黑皮！”安宝的回答还是同样的干脆利索。

这次轮到财主陈仲明发愣了，咋取个这样的名字？再穷的

人家，也会给孩子取个好名字，图个口彩啊！

陈友廷见陈仲明疑惑不解，笑着解释道：“孩子瞎说呢，那是小名，也就家里喊喊，大名还没有呢！”

陈仲明听完就说：“我给起个名字，如何？”陈仲明掐了一下手指，说：“你是友字辈，跟友清是一辈的，下一辈应该是安字辈，就叫陈安宝，安家定国之宝，如何？”

陈友廷大喜，连忙谢过陈仲明，嘴里又嘟囔着说：“恐怕我这穷家小户承不起这个大名啊。这小子调皮捣蛋的本事全马院第一，不祸害家里就谢天谢地了，还图什么安家定国。”

陈仲明家里是开了私塾的，请了先生教自己本家子弟。这次见到陈安宝很是投缘，又给起了名字，他想，干脆好事做到底。他对陈友廷说：“把他送我家私塾里去读书，不要你分担馆费，我还每年另送两身春秋季节换洗衣服，全套笔墨文具。看这个小家伙，双目炯炯，目露精光，实在是个可造之才啊！”

陈友廷听了，真是千恩万谢，高兴得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
就在这一年，陈安宝穿起了小马褂，戴起了小瓜皮帽，规规矩矩地到陈仲明家的私塾上起学来了。说来也怪，自从读上书，小安宝就像一下子长大了似的，再也不去干那些打鸟捕鱼的事了。有空就温习老师教的书，或识记着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……”或背诵起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……”完完全全成了个书生一样，知书达礼，温文尔雅。

陈安宝十岁那年，父母又给他添了一个小弟弟，起名为陈